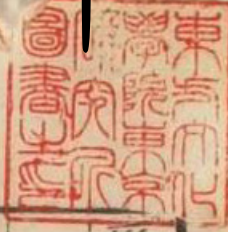


卷三十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
四十二卷 嘉靖四
十年序新安胡氏校
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三十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 袁 工 革

武進左 杰 校正

漢高祖

附田儉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漢高祖 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 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龍於 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B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四八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

相宋范純仁

范純仁仲淹子純仁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以父任
 為太常寺大祝中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
 長葛又不往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為言今近矣復何辭
 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迹雖近亦不能遂
 養焉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純
 仁皆與從遊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
 墨色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蚕織勸使植
 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

爲著作林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
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
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
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
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
純仁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
佛寺候食缺時吾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
春諸縣皆飢獨境內民不知也治平中召爲殿中侍御
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議
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

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
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
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勅家居待罪旣而太后手書
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
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
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
判安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
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
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
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

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培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踈遜小臣諮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

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培克生靈歛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取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顥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

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
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倘欲
事功亟就必爲檢倭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
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
執政使論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
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無所顧也其所上章
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
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
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
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摭摭私事不能

得竟坐失察察佐燕遊左遷知和州徙慶州過關入
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不可謂世職卿隨父旣
又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卽對
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尚幼不復記憶且
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
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
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
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
當獨任其責或謫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
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恐累公邪晝夜爭輸還之使

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
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迺前
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上疏言建中
守法由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
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十斤丐罷
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
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
洛中以爲勝事復知河中諸路參軍宋儋年暴死純
仁使子弟視喪小斂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
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斃肉中純仁問食肉在否

義巡曰豈有旣中毒而尙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
年素不食斃其曰毒斃肉者甚且妾與吏欲爲變獄張
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哲宗立復知慶州召爲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
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
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
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
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
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
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

安石以速言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大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元祐初進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探漢人執政持之未决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子十緜事皆施行邊俘羗酋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章惇得罪去

忠宣
深得
乃翁
遺意

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為綰已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王覲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

之禍并錄毆陽脩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
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諫官欲
寘於憲典執政右其說惟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爲不
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左
相呂太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
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
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
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
法此事甚不可聞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
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

疏其畧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
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
恩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
陳朋黨難辯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
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旣惡
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旣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
日親以至真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
至如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
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蔡確
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以化邪爲善人不善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別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出知河南府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論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爲助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叛大防息可以害大防者無

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毋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

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奏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卽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純仁凡薦引人才

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哲宗旣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知穎昌府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未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旣而呂大防等寬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

身處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
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
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
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
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
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爲
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
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
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
若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戒

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
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
章惇爲之哉既至永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
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
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
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
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
宗卽位欽聖后同聽政卽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
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
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

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詔詞有曰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以疾捧詔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之意純仁乞歸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

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致保在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詔賻白金三十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思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

謝氏名初經中
身多不純老中
不

親睦宗族未嘗須與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
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
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
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
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邪初純仁
罷相與伊川相見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為
不言純仁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為又不
言純仁又謝罪如此連責數事純仁皆謝罪其他日伊
川偶見純仁劄子一篋凡伊川責純仁所力言者皆
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辯一詞惟謝罪耳此前輩

之度量不可及人也第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
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
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較勝負非唯不
可勝兼亦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
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
書於坐隅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

長也
百五

宋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琦之子少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旣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於遼遼人移書旣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爲遼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權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

惇為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蔣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知定州元祐中擢尚書左丞弟嘉彥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始政

當時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悉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為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叙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為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出知大名府又

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太中大夫懷州居
住卒年七十二

宋呂大防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
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
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
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入權
鹽鐵判官英宗卽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
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
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
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
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

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哲宗卽位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庭下驗治得情命抱其獄卽其所杖之他挾姦者皆遁去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及朝廷大防密摘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媢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爲當奈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欸者蓋料我急於議和且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泄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

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進中書侍郎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為中國怯使大將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三年呂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於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勅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坐右又撫乾興以來四十二事足以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



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眾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虜穆天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官闈多

不肅官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器容位本朝
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
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
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
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
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
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尚簡。祖
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
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
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

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口。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
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豈
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
然之。大防杜厚。恣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
戮力。以相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
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
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卽去。少須歲月。吾欲
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知求輿軍使。
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卽
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墮壞役法。右正言張

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貶秘書監分司南京
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
安州兄大忠自涓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
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
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
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置循州至處州信豐
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
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身長
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
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
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
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
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
卹有害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
罰不悛者絕之高宗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謚曰正
愨



宋文天祥



忠氣生於此時

文天祥字宋瑞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皙如玉
 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
 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欣然慕之曰
 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建炎初邦乂為建康通判守
臣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年二十舉
 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
 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藁一揮而成帝親拔
 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泰古誼若龜鑑忠肝如
 鐵石臣敢為得人賀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宦董宋臣

史道余三編卷三十一

受

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南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藁天祥不呈藁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旣數片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

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閩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

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

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闡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闡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闡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書奏不報元兵攻常州已急如遣天祥就戍十月天祥入平江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宰相陳宜中遣張全將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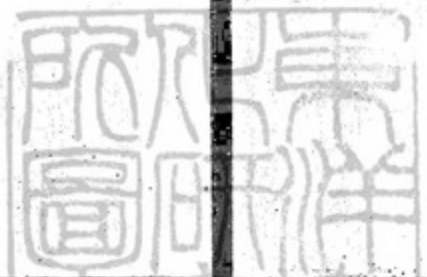
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全自提兵設伏於虞橋麻士龍死之而全不援元師攻華軍廣軍多死於水又薄贛軍尹玉獨當其鋒曾全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死全宵遁尹玉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玉死之士卒存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督府不聽天祥斬曾全以狗奏贈尹玉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元攻獨松關急夢炎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

天祥去平江三日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祥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闕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閩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為少尹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於六和塔天祥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戰以為守世傑不許十八日伯顏至阜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請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

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元使至上
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天祥詣軍前遂與宰相吳堅
同行天祥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
北朝將欲爲與國乎將毀其宗社乎若爲與國則宜
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
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爲不戰而全勝
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
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
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
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

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伯顏改容因謝曰
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簾前聽處分候鵬
飛至卽與丞相定議伯顏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
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
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
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
羈縻之明日丞相吳堅賈餘慶樞密院謝堂家鉉翁
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
就軍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且責
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

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
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為罪魁非逆賊而何三
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
是以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
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
妻子壞家聲今汝合族為逆矣尚何言文煥慚恚師
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賣
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得為大宋
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
子男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令學



士院詔天下州郡歸元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
歸其渡湖歸闈者惟方興朱華鄒瀾張抃數人耳伯
顏趣天祥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北行天台杜濬從
至京口留十日杜濬與余元慶定計謀趨真州不可
得舟元慶遇故舊許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為
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促過
瓜州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以
是夕逃至真州城下真州守將苗再成出迎喜且泣
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
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

力以杆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李庭芝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開之門



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濬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濬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宰相陳宜中等議論不合乃以同都督諸軍

馬天祥使口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濟募兵于温州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乃命天祥開府南劍州取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滌將一軍取寧都叅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瀾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瀾兵敗同起事者劉欽等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滌亦提



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縲殺之四川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朴監軍趙時賞趙孟滌等盛兵薄贛城鄒瀾以贛諸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瀾于永豐瀾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至空坑

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同輩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般澳益王玨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賂之未能而阻險

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佯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興帝舟自礪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封魏國夫人同叔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兵天祥移書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遁荒制詔敕令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耶秀夫太息而已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八天祥惟一子與

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
叛附為潮人室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
嶺鄒瀨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等懿乃潛
遁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
兵突至眾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卒出走千
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瀨自劉眾扶
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杜濬被
執以憂死惟趙孟深遁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
之拜不拜踴躍請劒弘範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
我遂以容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世傑天祥



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
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
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
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
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
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
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為改
容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
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

且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坐未嘗
面北留夢炎說之被罵唾罵時宋德祐帝降元封瀛
國公往說之一死北面拜號乞活聖駕平章阿合馬
入館驛坐召天祥天祥至與長揖坐馬云以我爲
誰天祥云適聞人云宰相不馬云知爲宰相何以不
跪天祥云南朝宰相見北朝宰相何跪馬云你何以
至此天祥曰南朝早用我爲相北可不至南南可不
至北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尚由我天祥曰亡國之
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馬默然去博羅丞相
張平章倨坐召見天祥入長揖通事曰跪天祥曰南

之揖卽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博羅叱左
右曳天祥於地天祥坐不起數人者或牽頸或拏手
或接足或以膝倚天祥局強天祥作跪狀天祥動不
自由通事曰汝有何言天祥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
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
於宋氏社稷以至于此幸早施行通事曰更有何語
止此乎天祥曰我爲宋宰和國亡職當死今日拏來
法當死復何言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王
到今日是幾帝幾王我不理會得爲我逐一說來天
祥怒甚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

學宏詞科不取泛言博羅愧乃云我田興廢故問及古今帝王你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國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否天祥曰謂天祥前日為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



忠從元帝者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官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所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

天地間不
生此
等天
亦

關不
佳美

大案
斷

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
 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
 表奏天祥忠干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天祥與博羅
 語後復自書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
 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周召
 二相立以為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為太子犬戎之
 亂諸侯迎立宜臼是為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為帝蜀
 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傳授之命如
 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却類於篡然功在
 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貶焉禹傳益不傳啓天下之



於此
見信
國之
天得
處得
從容
與處
山國
信國
非不
能為
實子
者

人曰啓吾君之子謳歌朝覲訟獄者歸之焉漢文帝
 只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耶春
 秋亡公子入為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又何謂
 逃走不當立拜之於夏莽不之於漢方是篡德祐亡
 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惜當時不曾將此一段言
 語數陳頗有餘憾耳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
 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
 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
 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
 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

此信國真情不亦死為非江地

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
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
卧一小樓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
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十九年
有閩僧琴堂以談星見奏言土星犯帝坐宜有變未
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
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葦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
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
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叔丞相者天祥也召入天祥
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昭叱或以金撾摘其膝傷天祥



堅立不為動上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
相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
一死足矣上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
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
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
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
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
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天祥死前四日司天奏三台
折天祥在獄中遇異人指示大光明法自謂于生死
之際脫然若遺自是詩文有超灑忘世之意初天祥

天祥

明

明

既第誓不倚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散族姻賓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天祥過南安遣人告墓時以弟壁之子陞為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輒辭仁宗在潛邸聞其名召見之及即位官以集賢學士乞歸得代祀南海道卒天祥第壁以惠州降元是時天祥被囚壁入覲中書省奏曰此人是文天祥弟上曰那箇是文天祥博羅對曰卽是文丞相上嗟嘆久之曰是好人也次問壁右丞相奏是將惠州城子歸附的上曰是孝順我的至



二十年壁為臨江路總管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君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世祖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而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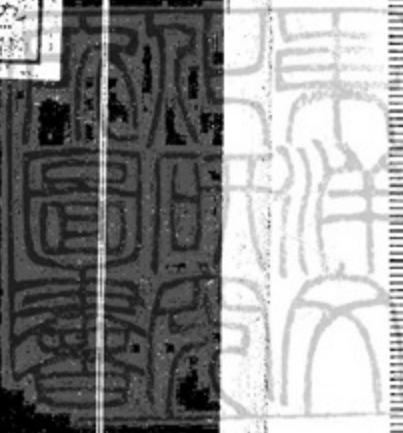
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甚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
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猶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
豈其然乎



所藏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2







宋家鉉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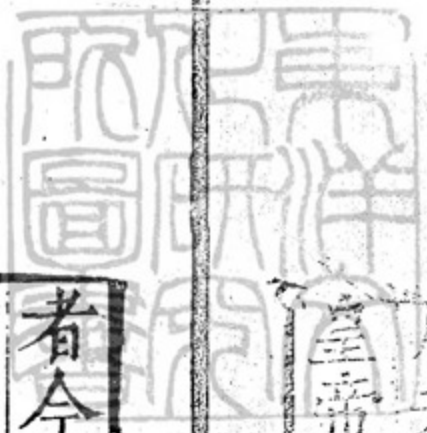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拜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
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
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
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
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
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訖對宋三宮北還鉉翁
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
動上衷無以保在其國見者無不嘆息文天祥女弟

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
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
自號則堂改館河間廼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爲諸生
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卽位
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宋陸秀夫

陸秀夫字君實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
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
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
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歛
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
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
去已就幕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咸淳十年庭芝制
置淮東擢叅議官德祐二年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
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

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
進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
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日盡旋與宜中
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
何時動以臺諫論入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
播越海濱庶事踈畧揚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
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
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動者
屬并澳風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
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



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
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
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
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
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
句以勸學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
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
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
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掬掠無完膚一夕
得脫卒蹈海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

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
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
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元脫脫

脫脫丞相馬札兒台之子丞相伯顏之從子世居宿
衛脫脫生而岐嶷異於常兒及就學請於其師浦江
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
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膂力過人能挽弓一石年
十五爲太子怯薛官至順二年授侍衛都指揮使元
統二年遷同知樞密院事拜御史中丞虎符親軍都
指揮使提調左阿速衛四年進御史大夫大振綱紀
中外肅然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
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昔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

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馬非其事也帝納其言授紹熙宣撫使是時其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旣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於伯顏常憂其敗私謂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

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邸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月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時別兒怯亦爲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御史以告脫脫脫脫曰別兒怯位吾上且掌印我安敢專邪別兒怯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遏謀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盍先爲上言之脫脫入告于帝

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於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佐漢人當治之帝曰此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頓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門出入螭坳悉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

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遂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刺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中夜二鼓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見帝又召瑀及江西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反齎詔赴柳林及旦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

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許見伯顏傳事定詔以馬札兒台爲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馬札兒台移疾辭相位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爲中書右丞相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奏雪郟王徹徹禿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蕃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中外翕然稱爲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字羅等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南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繼

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龍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爲都摠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沮撓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卽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脫家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

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脫脫抱太子單騎登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四年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脫脫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時有疾漸羸上表辭位乃賜松江田爲立稻田提領所以領之六年左丞相別兒怯嘗屢與阿魯圖言欲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卽辭避出城所親爲之不平請見上自

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以丞相爲難得耶但上見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卽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卽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七年別兒怯爲右丞相以宿憾譖脫脫父馬札兒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請俱行至河州召還甘州就養繼馬札兒台卒帝念脫脫勲勞召還京師八月命脫脫爲太傅提調宮傳綜理東宮事九年朶兒只太平皆罷相遂詔脫脫復爲中書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玉帶脫脫旣復入中書恩怨無不報時開端本堂皇太子學於其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又提調阿速欽

察二衛內史府宣政院太醫院事十年脫脫用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栢等爲僚屬皆委以腹心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行而羣臣不知也吏部尚書僕哲篤建言更造至正交鈔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脫脫信之詔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呂思誠言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爲國家利僕哲篤曰至元鈔

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僕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

身任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命曾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已而汝潁之間妖寇聚衆及以紅巾爲號襄樊唐

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以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等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千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季爲兩可之議成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用賈魚計請塞之以

鄧皆報而應之十一年脫脫乃奏以弟御史大夫也
先爲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上蔡旣
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
梁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不習兵詔別將伐
之也先徑歸昏夜入城仍爲御史大夫陝西行臺御
史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脫脫怒乃遷陝西行
臺御史大夫朶兒直班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御史
皆除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十二年紅巾
有號芝蔴李者據徐州脫脫請自行討之以逮魯曾
爲淮南宣慰使募鹽丁及城邑趨捷通二萬人與所

統兵俱發九日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
箭射馬首脫脫不爲動麾軍奮擊大破其衆入其外
郭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城破芝蔴李遁去獲其黃
纛旗鼓燒其積聚追擒其僞千戶數十人遂屠其城
帝卽軍中命脫脫爲太師依前右丞相趨還朝而以
樞密院同知禿赤等進師平頽亳十三年三月脫脫
用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議屯田京畿以
二人兼大司農卿而脫脫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
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
法佃種歲乃大稔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屢招諭之

不降詔脫脫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黜陟予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至高郵辛未至乙酉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闊察兒知樞密院事雪雪代將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先是脫脫之西行也別兒怯欲陷之死哈麻屢言于帝召還近地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為中書右丞相而是時脫脫信用以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

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為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以為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是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出師以汝中栢為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居中汝中栢恐哈麻必為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謀也先以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知之遂譖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先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賽因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為御史大夫而

脫脫亦有淮安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勿從即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闕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刎頸而死初命脫脫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尤某之罪於是詔流脫脫於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

路流也先于四川礪門脫脫長子哈刺章肅州安置次子三寶奴蘭州安置家產簿錄入官脫脫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見脫脫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加害者可以無虞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以絕之九月遣官移置阿輕乞之地高惠以脫脫前不受其女故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月巳未哈麻矯詔遣使鳩之死年四十三脫脫儀狀雄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宏識遠莫測其蘊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

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惟惑於羣小急復私讐君子譏焉二十三年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寃於是詔復脫脫官給復其家召其子哈刺章授中書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奴知樞密院事也先先是亦巴死二十六年御史聖奴也先撒都失里等復言奸邪搆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從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生民之塗炭從此始設使脫脫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哉乞封一字王爵定諡及加功臣之號朝廷是其言然以國家多故未及報而國亡

元太平

太平初姓加貝氏後賜姓蒙古氏京兆鄠人祖仁傑上和留守開平尹父勝亦為上都留守為奸臣鐵木迭兒所殺太平資性開朗正大雖在弱齡儼然如老成人嘗受業於趙孟頫始襲父職為虎賁親軍都指揮使順帝元統初命為同知樞密院事遷御史中丞時中書有叅議佛家閭者儉人也御史劾其罪時宰庇之事寢不行太平辭疾臥家至正二年詔起為中書右丞辭會御史祁君璧復劾佛家閭黜之乃起就職時粟貴而金銀賤太平請出官本委官收市之所得

不賞其後兵興卒獲其用五年遷宣徽院使宣徽典
飲饗權勢多橫索太平取簿閱之惟太常禮儀使阿
刺不花一無所需太平因言於帝請擢居近職且厚
賜之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太
平固辭詔特賜姓七年遷中書平章政事班同列上
國王朶兒只爲左丞相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蚤
襲位國王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
足與共事拜太平左丞相朶兒只爲右丞相太平請
僧道有妻子者勒爲民以減嘉耗給校官俸以防虛
冒請賜經筵講官坐以崇聖學立行都水監以治黃

河舉隱士完者篤執禮哈郎董立張樞李孝光是時
天下無事朝廷稽古禮文之典有墜必舉太平好訪
問人材不問南北必記錄于冊至是多進用之初脫
脫旣罷相出居西土會其父卒太平力請令脫脫歸
葬脫脫旣得還朝卽拜爲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
於已也因汝中栢讒間成隙遽欲中傷之是時中書
叅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
罪黜去九年罷爲翰林學士承旨旣又誣劾其過失
而并論其子忽都不宜僭娶宗室女卽臥病不起故
吏田復勸太平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于天若自

殺則誠有儻矣遂還奉化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河
南盜起十五年詔命太平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
行樞密院事總制諸軍駐于濟寧時諸軍久出糧餉
若不繼太平命有司給牛具以種麥自濟寧達于海
州民不擾而兵賴以濟議立土兵元帥府輪畚耕戰
十六年移鎮益都未幾除遼陽行省左丞相糴粟以
給京師處置有法所致甚多而民不擾十七年召爲
中書左丞相時毛貴據山東明年由河間入寇官軍
屢敗漸逼京都中外大駭廷議遷都以避之和者如
出一口太平力爭以爲不可起同知樞密院事劉哈

刺于彰德引兵擊之大敗賊衆京師遂安會張士誠
以浙西降而晉冀關陝之間察罕屢以捷奏聞於是
中外人心翕然有中興之望矣太平又考求凡死節
之臣雖布衣亦加贈諡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
動當時右丞相搠思監家人以造僞錢事覺刑部欲
連逮搠思監太平力爲解之曰堂堂宰相烏得有此
事四海聞之若國體何搠思監旣劾罷太平所得俸
祿多分饋之二皇后奇氏與太子謀欲內禪遣宦者
朴不花諭意於太平太平不荅皇后又召太平至宮
中舉酒申前議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

近臣又令御史劾帝親暱臣中丞禿魯未及奏而所
劾御史被遷為他官皇太子疑忽都泄其事益決意
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數於帝前左右之
以故太子之志未及逞會紐的該死皇子遂令御史
桑哥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死以二人為太
平黨也太平知勢有不可留數以疾辭位二十年拜
太保俾養疾于家臺臣奏言以謂當時事之艱危正
賴賢才之宏濟太平以師保兼相職為宜帝不能從
會陽翟王阿魯輝倡亂騷動北邊勢逼上都太子乃
言于帝命太平留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太平遂往

宋徐羨之

徐羨之東海郟人也為桓脩撫軍中兵曹參軍與高
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為鎮軍參軍與謝
混共事混甚知之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
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惟羨之
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吾位至三品官為二千
石志願久克今一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
而公寢食不忘意量乖殊何可輕豫其議劉穆之卒
高祖命以羨之為吏部尚書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
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十四年大司馬府軍人朱

興妻周坐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癘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理之爲道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毋之卽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臯而在宥者靡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武帝篡位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上初卽位思佐命之功詔曰丹陽尹徐羨之江州刺史王弘護軍將軍檀道濟中書令傅亮侍中中領軍謝晦南蠻校尉到彥之西中郎司馬張劭河東太守沈林子等或忠規遠謀扶讚洪業或肆

樹績弘濟艱難經始圖終勲烈惟茂並宜與國同休饗茲大賚羨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華容縣公道濟可改封永脩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武昌縣公彥之進爵爲侯劭可封臨沮縣伯林子可封漢壽縣伯開國之制率遵舊章羨之遷揚州刺史進位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武帝不豫加班劍三十人官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

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曰平理獄
訟政道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覽司空尚書令可
率衆官月一決獄少帝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
暱遊戲無度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
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
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四豫州都督謝顏性褊傲不遵
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悒嗜酒放縱羨之
等惡義真與兩人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
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
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

羨之等以爲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皆出爲
郡守始義真至歷叨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
義真怨之表求還都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
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
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
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
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
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
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
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

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不繁宜廣樹藩成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青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將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治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鎮北將軍南充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道濟入宿領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其日守闕道濟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酒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崗率左右唱

呼引船為樂是夕寢于龍舟在天淵池兵士進殺二人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閣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宫遷于吳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羨之不許遣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為帝築宮未成權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擊之倒地然後加害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肯即賣惡於人邪傅亮至江

陵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羨之中才寒士亮布衣諸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谷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復欲爲宋昌邪長中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鎮荊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

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乃遣彥之鎮襄陽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衆力不得近部伍叅軍朱容子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八月義隆至建康羣臣迎拜于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卽位是爲文帝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進羨之司徒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去悉可令先二公推訊乃以王華王曇首爲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

上表歸政三請乃許之羨之乃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侍中王華等疾徐傳專權構之于宋主帝欲誅二人并發兵討謝晦三年正月詔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愛敬同極豈惟名教況乃施佯造物義在加隆者乎徐羨之傅亮謝晦皆因緣之才荷恩在昔擢自無聞超居要重卯翼而長未足以譬永初之季天禍橫流大明傾曜四海遏密實受顧託任同負圖而不能竭其股肱盡其心力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君闕忠貞之効將順靡記匡救茂聞懷寵取容順成失德

雖未因懼禍以建大策而逞其背心不畏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醜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窮凶極虐荼酷備加顛沛皂隸之手告盡逆旅之館都鄙哀愕行路飲涕故廬陵王英秀明遠徽風夙播魯衛之寄朝野屬情羨之等暴蔑求專忌賢畏逼造構貝錦成此無端罔主蒙上橫加流屏矯誣朝旨致茲禍害寄以國命而翦為仇讐旬月之間再賜醜毒痛感三靈怨結人鬼自書契以來棄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子家從弒鄭人致討宋肥無辜蕩澤為戮况逆亂倍于往屢情痛深于國家此而可容孰不可

忍卽宜誅殛告謝存亡而于時大事甫爾異同紛結
匡國之勲實著莫大之罪未彰是以遠酌民心近聽
輿訟雖欲計亂慮或難圖故忍戚含哀懷恥累載每
念人生實難情事未展何嘗不顧影慙心伏枕泣血
今逆臣之釁彰暴遐邇君子悲情義徒思奮家讐國
恥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肅明典刑晦據有上流或不
卽罪朕當親率六師爲其遏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
卽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絡驛繼路符衛軍府州
以時收翦已命征虜將軍劉粹斷其走伏罪止元凶
餘無所問感惟永往心情崩絕氛霧旣祛庶幾治道

爾且詔召美之行至西明門外時謝晦弟瞻爲黃門
郎正直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馳報美之美之回
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
自剄死時年六十三美之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
子喬之尚文帝女富陽公主官至竟陵王文學喬之
及弟乞奴從誅初美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
我是汝祖美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天
厄可以錢二十八文葬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
極人臣後美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
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美之在外獲全

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嘗拜時雙鶴集大極東鷓尾鳴喚兄子佩之輕薄好利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為丹陽尹吳郡太守景平初以羨之秉權頗預政事與程道惠中書邢安泰潘盛相結黨與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亮作詔誅之亮答以為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相殘戮若諸君果行此事便當角巾步出掖門耳佩之等乃止羨之既誅

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年冬佩之又結殿中監茅亨謀反并告前寧州刺史應龍以亨為兗州襲為豫州亨密以聞襲亦告司徒王弘佩之聚黨百餘人殺牛犒賜條牒時人並相署置期明年正會于殿中作亂未及數日收斬之宋主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拊御牀曰此座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曇首固辭曰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乃止

宋傅亮

傅亮北地靈州人也桓玄篡位聞其博學有文彩選為秘書郎欲令整書秘閣未及拜而玄敗義旗初丹陽尹孟昶以為建威參軍義熙七年遷散騎侍郎仍轉中書黃門侍郎高祖以其久直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語亮兄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白太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忝祿私計為幸但憑廕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笑曰謂卿之須祿耳若能如此甚協所望會西討司馬休之以為太尉掌記室宋國初建除侍中從還壽陽高祖有受

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燕飲從容言曰桓玄篡篡鼎命已移我首倡大義復興王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戒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宮門已閉亮於是叩扉請見高祖卽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還都高祖達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卽便奉辭亮旣出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卽徵高祖入輔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建城

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容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轉中書令高祖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太祖旣至立行門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禮容甚盛太祖將下引見亮哭慟甚哀動左右旣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心腹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太祖

宋書卷之九十一 謝晦傳
登阼加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太祖欲誅亮先呼
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篤求暫還家遣
信報餘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迪墓屯騎校
赫郭泓收付廷尉伏誅時年五十三初至廣莫門上
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
使諸子無恙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
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初亮見世
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
辛有穆生董仲道讚稱其見微之美

宋謝晦

謝晦陳郡陽夏人也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
死高祖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
卽命爲太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
札晦代之於車中一鑑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
繫殷積晦隨問酬辯會無違謬高祖奇之卽日署刑
獄賊曹轉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年土斷僑流郡縣
使晦分判楊豫民戶以平允見稱入爲太尉主簿從
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被甲
登岸諸將諫不從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

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蕃
已得登岸賊退走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
鬢髮如點漆涉獵文義朗贍多通高祖深加愛賞羣
僚莫及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劉穆之遣使陳
事晦往往措異同穆之怒曰公有還時不高祖欲以
爲從事中郎以訪穆之堅執不與終穆之世不遷穆
之喪問至高祖哭之甚慟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內
叅審穆之死問其日高祖受命于石頭登壇備法駕
入宮晦領游軍爲警備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轉領
將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高

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
醫藥少帝卽位加領中書令與羨之亮共輔朝政少
帝旣廢司空徐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雖益
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慮
太祖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
器仗軍資甚盛太祖卽位加使持節依本除授晦將
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
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
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慮不
得去甚憂遑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

初為荊州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澹別澹問
晦年晦答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
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結侍
中王華冀以免禍徐羨之等遂欲以到彥之為雍州
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
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
亦厚自結納由此大安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
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曹及長子世休送女還京邑
先是景平中索虜為寇覆沒河南至是上欲誅羨之
等并討晦聲言北伐治裝舟艦傅亮與晦書曰薄伐

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
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
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瞻馳使告晦
晦猶謂不然呼證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
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
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
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啓章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
程道惠得潯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
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罔封以示晦晦又謂承天
曰幼宗尚未至若復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耶

承天答曰詔使本無來理如程所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屯義陽將軍帥衆戰于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晦欲焚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乃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時粹爲雍州刺史宋主命粹斷晦之走伏故也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軍旅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佐戰士三千足守城不蠻司

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勲登之方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以授卽於坐命超爲司馬南義陽太守太祖誅羨之等樂罔又遣使告晦徐傳二公並已誅晦先舉羨之亮衰旣而出射堂配衣軍旅晦數從高祖征討備覩經畧至是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其畧云弘旣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憑陵恩幸闕

望國權親從磐跼規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專權所以交結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爲言廬陵爲臯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機能不暫惑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爲巴廬陵之事不由傍人內積蕭牆之釁外行叔段之罰旣制之有主臣何預焉然廬陵爲性輕險悌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美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令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

令誰敢非之而沂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爲可鑒晦率軍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於破冢旌旂相照蔽奪日光晦乃嘆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以張劭爲輔國將軍劭不受命晦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州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叅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強惟宜速戰登之恒怯作大囊貯茅數千斛懸於颿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湏晴以緩戰期晦然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欣於彭城州中兵叅軍孔延秀率三千人

進戰甚力欣於陣後擁楯自衛又委軍還船於是大
敗延秀又攻州口柵陷之彥之退保隱圻初晦與徐
美之傅亮謀爲自全之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
陵各有強兵以制持朝廷美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
久及太祖將行誅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太祖
曰道濟止於脇從本非事王殺害之事又所不聞吾
召而問之必異於是詔道濟入朝授之以衆委之西
討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
九才畧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
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陣

而擒也晦聞美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
來上惶懼無計道濟至與彥之軍合牽船緣岸晦始
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
咽西人離阻無復鬪志晦大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
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初離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
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率萬
餘人與戰大破之俄而晦敗聞至江陵無他處分惟
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舍軍單舸詣到彥之降何承
天亦自歸于彥之衆散畧盡乃携其弟遯兄子世基
等數騎北走遯肥壯不能騎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

至安陸延頭為戍主光順之所執順之晦故吏也檻
送京師與弟贍及周超等皆伏誅晦女彭城王妃被
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柰何狼藉都
市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唯延陵蓋追隨不舍宋
主以蓋為鎮軍功曹督護庾登之何承天以下並見
原

歷代史纂左垣

心第三十



所藏圖書